

侯德云◎主编

一·世·珍·藏·书·系
YISHI ZHENCANG SHUX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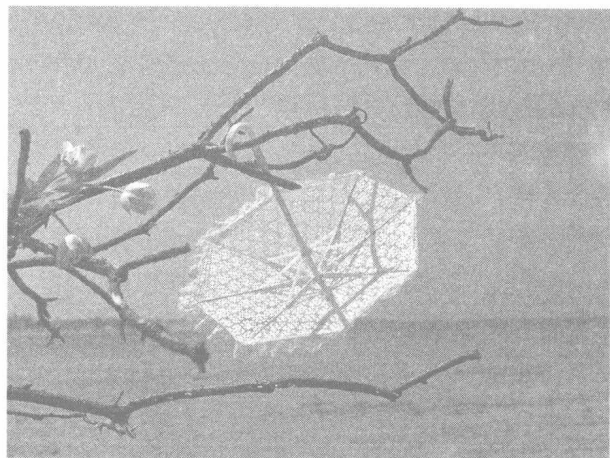
最具阅读价值的 小小说选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世·珍·藏·书·系
YISHI ZHENCANG SHUXI

最具阅读价值的 小小说选



侯德云◎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具阅读价值的小小说选/侯德云主编.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2

(一世珍藏书系)

ISBN 978-7-80206-815-5

I. 最… II. 侯…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2534 号

最具阅读价值的小小说选

◎主 编: 侯德云

◎出 版 人: 朱 庆

封面设计: 揽胜视觉

◎责任编辑: 刘 彬

版式设计: 凯 特

◎责任校对: 徐为正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3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制: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720 × 1000 1/16

◎字 数: 410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6-815-5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解 释	安 勇 (1)
要你赔给我	曹冠秀 (3)
另一种母爱	长 笑 (4)
周大树的耳朵	陈德进 (7)
锁	陈国凡 (8)
布 控	陈力娇 (10)
母 女	陈永林 (12)
蛋糕上的红花	陈正举 (14)
策划时代	崔 立 (15)
孤 城	非 鱼 (17)
歌 手	凤 凰 (19)
反装的猫眼	葛俊康 (20)
谋 杀	龚宝珠 (22)
胭脂扣	郭凯冰 (24)
天价红酒	海棠依旧 (26)
阳光的味道	韩昌盛 (27)
吃鸡头	何 勇 (29)
泉水的歌唱	侯德云 (31)
望子成龙	江 岸 (33)
残 羹	姜煜暄 (35)
笔杆子	孔祥树 (37)
壁 虎	冷国文 (38)

要求“进步”	李国新 (40)
那年那月那座山	李罗斌 (41)
壳子王戒烟	李 蓬 (42)
一盆洗脚水	厉剑童 (44)
女儿的纸条	厉周吉 (45)
钓 饵	林华玉 (47)
嘴 刁	凌鼎年 (48)



生命的瓶子	刘东伟 (50)
树	刘国芳 (52)
沉重的抉择	刘建超 (54)
葡萄错了	刘建国 (56)
男人的胡子	刘靖安 (57)
走 失	刘 柳 (60)
英 雄	刘万里 (62)
养路工小路	刘正权 (63)
我不做村官好多年	绿路行者 (65)
坦 克	罗 翔 (67)
美好的善良	闵凡利 (69)
你也配吃农家饭	三 石 (71)
免 票	尚庆海 (72)
信件的价值	邵宝健 (74)
手机与手枪	沈祖连 (76)
暖 昧	田洪波 (77)
再见,校园	童树梅 (78)
“贪污犯”母亲	万俊华 (80)
李斯扶贫	万 芊 (82)
布袋子	王奎山 (84)
李沙锅	王 洋 (86)

二手货	吴保成 (88)
才女惠子	吴 琼 (90)
红绣楼	奚同发 (91)
无言的骡子	相裕亭 (93)
你去过香港吗?	萧 磊 (95)
街 坊	肖建国 (97)
习 惯	谢志强 (99)
敛船粮	徐常愉 (100)



你有什么安排	徐成龙 (102)
梦 魇	徐慧芬 (104)
女孩来信了	徐均生 (105)
回 家	徐全庆 (107)
徐木陀	徐水法 (108)
飞远的海鸥	盐 夫 (110)
1945 年的鞋	阎耀明 (112)
垃 圾	颜育俊 (114)
向下开的花朵	杨海林 (116)
女卧底	杨清舜 (119)
广告位	姚 讲 (121)
这一份人生答卷	一 冰 (122)
国 粹	尹全生 (124)
幸福的轮回	游 睿 (125)
纯真最灿烂	于德北 (127)
柳暗花明	余长青 (129)
糊 涂	袁炳发 (131)
邻居跳楼	岳 勇 (133)
出门在外	曾 平 (135)
只为那二十一双大眼睛	张爱国 (136)

三德叔的斑马线	张格娟 (138)
瞅一眼	张国平 (139)
地主命	赵昊鹏 (141)
古墓惊梦	赵 勇 (143)
红 颜	郑俊甫 (144)
诱 惑	中 学 (146)
树上有四十四只涩柿子	周海亮 (147)
改造我们的器官	朱 宏 (150)
请来了一个开锁匠	庄 学 (151)
宠 物	宗利华 (153)



李晓明的桃花	安 勇 (154)
军 礼	陈力娇 (156)
世外园林	陈 敏 (158)
小草的遗言	陈永林 (159)
希望就是一个红气球	刘国芳 (161)
迎风而立	刘建超 (162)
第一堂课	刘建国 (164)
与狼对视	刘 卫 (165)
细 腰	刘正权 (166)
继 父	邵宝健 (168)
守 蟹	万 芊 (170)
贾教授听戏	奚同发 (172)
请 客	肖诗雅 (173)
我头顶那一盏灯	谢志强 (175)
世纪末的一场比赛	徐慧芬 (176)
项伯之死	徐全庆 (177)
状态一种	阎耀明 (179)
桔 子	尹全生 (181)

祝 福	于德北 (182)
男孩和女孩的故事	袁炳发 (184)
雨	曾 平 (185)
家长会	阎耀明 (187)
吴三跪	赵昊鹏 (188)
最后的结果	郑俊甫 (190)
我在等着你回来	中 学 (191)
死亡证明	周海亮 (193)
朱晓晓的富贵梦	朱雅娟 (194)
绿 豆	宗利华 (196)



遥想聂政	陈 敏 (197)
上学的路有多远	陈永林 (199)
一只黄羚	刘国芳 (202)
瑕 疵	刘建超 (203)
木儿,木儿	奚同发 (205)
子鱼事件	徐全庆 (207)
一个小偷的自述	闫耀明 (208)
监区长老宋	曾 平 (210)
掌心里的烛光	周海亮 (212)
送 别	阎耀明 (213)
租个儿子过年	宗利华 (215)
与欧·亨利的约会	周海亮 (217)
天堂失足	白小易 (219)
梅子熟时	孟宪歧 (221)
消 失	渠志国 (223)
晚 霞	石 鸣 (225)
向左走,向右走	王 晨 (227)
村长的鱼	魏咏柏 (228)

字典的错误	无字仓颉 (230)
葬 母	吴垠康 (232)
办公室主任轶事	伍忠余 (233)
生日里的煮鸡蛋	夏艳平 (236)
两只蝴蝶	肖建国 (238)
刀尖上的微笑	胥加山 (240)
温 暖	许福元 (242)
踩 茶	颜育俊 (245)
画 皮	杨丽华 (246)



一套婚纱	杨轻抒 (248)
亮 点	曾祥伍 (250)
到底谁欠谁	张明源 (252)
大师的谎言	张晓枫 (254)
论坛选美	燕 儿 (256)
一粒钮扣儿定姻缘	吴 强 (258)
美 姑	刘志学 (260)
炸 狐	纪富强 (262)
我为你作证	白旭初 (264)
考古学家	黄克庭 (266)
一只蚊子嗡嗡嗡	魏金树 (267)
民工打架	曾 颖 (269)
酥皮糖糕	张 凯 (271)
嵇康父子两条路	刘诚龙 (272)
金戒包在饺子里	戴 西 (274)
总有个女人叫杨桂珍	何 晓 (276)
微笑的雪山	胡 炎 (278)
出租时代	金 波 (280)
裸 葬	刘志学 (282)

邻 居	彭启殷 (285)
点燃一个冬天	游 睿 (286)
我是小偷	郁 葱 (288)
艳阳天	周仁聪 (290)
冬 眠	仲维柯 (291)
一支曲子的快乐	彭永强 (293)
防护罩问题	白旭初 (294)
天气预报	黄克庭 (295)
千里马的悲哀	魏金树 (297)
民工斗雨	曾 颖 (298)



抗拒从严即回家过年.....	刘诚龙 (300)
那人那鸟	张 弘 (302)
赌 王	张 凯 (303)
父亲的汗臭味	张新盛 (305)
古 砚	杨海林 (306)
爱	乔 迁 (307)
荒唐的画家	沈祖连 (309)
不要为你是一只鹰而感羞愧	曾 颖 (311)
跳火车	韩昌元 (312)
朝霞晚霞一样红	张记书 (314)
兑 现	汤其光 (315)
一个小城的毁灭	渠志国 (317)
知音遍地	白小易 (321)
亮 嫂	孙方友 (323)
回马枪	沈祖连 (325)
捧 角	杨海林 (326)
女 匪	孙方友 (328)
如果蜗牛可以相亲相爱	米 米 (330)

维持局与孤儿院	凌君洋 (332)
刀疤记	包作军 (333)
纸条儿, 纸条儿	顾文显 (335)
雪地里的红棉袄	郭凯冰 (336)
蒙面人	罗伟章 (338)
千万别打碎别人的碗	杨轻抒 (340)
测谎仪	李焕军 (342)

解 释

石城北街肉铺的掌柜王二麻子，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比如说，他家里没有钟也没有表，每天早晨都拿李老三计算时间。卖豆腐的李老三像一座精准的钟，每天挑着豆腐摊走到肉铺前面时，刚好是七点整，误差绝对不会超过一分钟。李老三一般会放下挑子，两长一短地喊三声。如果肉铺里没人出来，他立刻走人。

这天，李老三喊完了三声后，没有马上就走，又喊了第四声。声音和卖豆腐的吆喝一样响亮，而且也是一波三折：“王二——麻子——唉！”听起来，好像是今天他的挑子里新增了一项叫“王二麻子”的豆腐品种。

王二麻子闻声而来，抹一把泛着油光的麻脸看着李老三问：“三哥，你喊我有啥事？”李老三说：“二哥，我要和你说句话。”他们年纪相仿，这样称呼是客套，也有点玩笑的成分，倒把旁人叫得晕头转向。

王二麻子说：“三哥，有啥事你说，咱哥俩谁跟谁！”

李老三的嘴张了三次，闭了三次，使劲咽口唾沫，“二哥，昨天的那件事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其实我没有那个意思。”

王二麻子点点头，傻乎乎地看着李老三。

“二哥，我那句话不是冲着你说的，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王二麻子摸摸脑袋，傻乎乎地问：“三哥，你说的是啥事？我咋想不起来了！”

李老三脸色一变，带了点怒色，“二哥，眼巴前的事，你咋可能忘了呢？是不是你真生了我的气？”

“老三，我还真忘了，我猪杀多了，大伙都说，我的脑子有点像猪脑子。你给我提个醒。”

李老三脸涨得通红，很艰难地把昨天的事重复了一遍，边说边偷眼看王二麻子的反应。王二麻子听了哈哈大笑，笑得满脸的麻子都跟着眉飞色舞。他越笑，李老三的脸色就越难看，终于忍不住吼道：“王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

王二麻子这才停住笑，打着哈哈说：“三哥，那事我根本没往心里去。”

“那你干啥要笑？”

“我笑是觉得你有意思，大老爷们儿心眼儿倒像个老娘们儿，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也往心里去。”

“我没往心里去，是怕你往心里去。”

“我没往心里去。”

“我是怕你误会了我的意思，向你解释一下。你真没往心里去？”

“真没往心里去。”

“我怎么觉着你有点儿往心里去了呢。”

王二麻子听到这句话脸色就一沉，说了一个字：“靠！”

李老三的脸也紧跟着一沉，“王二麻子，你怎么张嘴就骂人？”

“李老三，我没骂人，这是口头语，打生下来就这么说。”

“王二，你和你爹说话也带着零碎？”

“李老三，你不是东西。我爹死三年了，你干啥扯到他身上？他老人家好生生地在骨灰盒里躺着，是招你了还是惹你了？”

李老三开始挽袖子，王二麻子也开始挽袖子。两个人都瞪着眼，眼睛里充血。

两人马上就要赤膊上阵时，张二嫂、刘四哥、胡大姐、赵小六围上来劝架。四个人了解了情况，分成两派，张二嫂、刘四哥支持李老三；胡大姐、赵小六支持王二麻子。开始他们七嘴八舌地围着李老三和王二麻子说，说了一会儿就互相对着争论。争来争去，刘四哥开始挽袖子，赵小六也开始挽袖子。胡大姐倒没挽袖子，张嘴冲张二嫂的脸上吐了口唾沫，说了一个字：“呸！”张二嫂立即回应了一口唾沫，说了两个字：“贱货！”

刚才已经挽好袖子的李老三和王二麻子率先打到了一起，紧接着刘四哥和赵小六也战到了一处，胡大姐抬手给了张二嫂一巴掌。

六个人在肉铺门口打得昏天黑地，难解难分。踩烂了李老三的豆腐摊子，撞倒了肉铺的两根柱子……

这天后，李老三一连一个月早晨再经过王二麻子的肉铺。王二麻子不能拿李老三对时间，好几天早晨都睡过了头。

一个月后的早晨，七点整，肉铺门口响起了李老三的吆喝声。喊的不是豆腐，而是：“王二——哥——唉！”

王二麻子看见李老三，有些不好意思，讪笑地叫了声三哥，李老三显得更不好意思，喊了声二哥。

李老三说：“我想和你说句话。”

王二麻子说：“有啥事你说，咱哥俩谁跟谁！”

李老三说：“一个月前的事，我琢磨着，还得和你解释解释！”

要你赔给我

陶与姚是好朋友,姚已结婚,并有一子。陶未结婚,因有老母,周围女人看不上他。陶无所谓,勤恳劳作,过得殷实。家有牛羊,还有一辆摩托。

陶在十多里外找了个临时工,天天骑摩托早去晚归,每天均有几十元的收入。姚得知,也想挣这几十元。与陶商议,能否坐在他的摩托车背后,也去做这个工。

两人是朋友,陶不能拒绝。于是两人同骑一辆摩托,去做工了。他们走前,姚的妻子洁抱着孩子静站在门口,笑咪咪地送行。洁不知道,这一送行,竟是永别。

晚上收工迟,天很黑,陶与姚往回赶时,凭着摩托的微弱灯光只能照亮前程。可是突然迎面驶来一辆大货车,雪白灯光,刺得人眼睁不开,陶心一慌,出事故了。

陶与姚都被送进医院,姚抢救无效,死了;陶活了下来,腿却残了。洁哭得死去活来,要与陶拼命。她丧失理智,不讲理地说:“为什么你活着,他却死了。”陶心里难过,说不出话。洁边哭边上前撕陶的衣服,边撕边讲:“姚死了,我与孩子怎么过?怎么活?”陶话不成句,对洁说:“我真恨不得替姚去死,我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叫我活着。”洁停下手,不再撕陶的衣,但她一不做二不休,一纸状纸递到法院,要求判陶徒刑,为姚抵命。

法院没判陶刑,只是判陶付给洁五千元补偿费。陶说:“我服从判决,五千元我给。但现在我没钱,钱,被住院花光了。等我挣了钱,挣一个,还一个,直到还完。”

洁不同意,硬叫他给这五千元。陶没钱,指望什么给?他说:“我把自己卖给你吧!你看我能值多少钱?”洁知道,这赔偿的钱,是空的,无论怎么与陶闹,他没钱,你也不能要他命。她不再与陶闹,自己咬着牙,担起家庭重担。

陶是老实人,他没钱赔洁,却像一匹老马,为洁干活。洁说:“我不要你帮我干活。”陶说:“让我为你干点活,我心会好受些。不过,你放心,我干活,是义务。那五千元,我还是一分不少照给你的。”洁不再言语。陶每天天不亮,先到洁家喂牛,为牛棚清扫。凡是男人该做的体力活,他都做。做好后,再一瘸一拐地回家,做自家活儿。他不与洁打招呼,只知做、做,埋着头做。

那天,他做得很累了,刚躺下,洁急急忙忙来找他,说孩子高烧,要到镇医院。怎么办?陶没说二话,背着孩子,爬山下坡地走了十多里,将孩子送到医院。孩子得救,陶默默地将住院的上千元钱结掉。洁不让给,陶说:“别争了,该我给。”洁



说：“那就从五千元中扣除吧！”陶说：“那五千元还是照给。”

秋收时，陶为洁做好后，再做自家的。有时，他家地里的麦子朽了，陶还是坚持将洁家活做完。洁感动了！在陶做活时，洁烙薄饼，煮咸鸡蛋，送给陶吃。陶不吃，吃自己带来的硬馍馍，还有凉水。洁坚决不让，硬是将薄饼卷鸡蛋递到陶的手里，还倒好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放在陶的面前。陶不知所措了，洁笑着，说：“你吃吧！我要为你做一辈子薄饼卷鸡蛋。”话一出口，立即意识到，这是要嫁给他的暗示。马上禁口，伸伸舌头，不再作声。

陶对孩子静特别好，带他玩，为他买玩具。静十分开心，他刚会走路，一看到陶，便摇摇晃晃地朝陶跑来，扑进陶的怀抱，还用他那柔柔的小脸，贴在陶的胡子脸上。

静对妈妈说：“我要爸爸，我要陶做爸爸。”洁亲着儿子的小脸蛋，连说：“不成，不成啊！”静听了妈妈的话，眼里露出狐疑的光。洁嘴里说不行，但她心里和行动上却是说行的。

有一天，洁对陶说：“我不要你赔那五千元了。”陶说：“那不行，法院定的，我不能违法呀。”洁说：“我不要你违法，只要你赔给我。”陶一时没反应过来，睁着无光的眼珠子，看着洁。洁以为他不好意思，又说：“静要你做爸爸呢！”陶立即明白过来，连说：“这不行，这不行，朋友妻，不可欺。你不要陷我于不义啊！”说罢，回身就走。

◎长笑

另一种母爱

厚厚的棉门帘隔开了外边寒冷的世界，于是，那刺骨的北风便留在了纷纷扬扬落着的雪中。堂屋里有点儿暗，一盏昏黄的灯照出了灶堂边上的一口纯白色大母猪和坐在猪旁边的东子妈。

母猪哼哼着，把铺在灶堂边上的草和细细的沙土拱成了一个窝，两条前腿先曲下去，然后费力地躺下沉重的身子，哼哼着看东子妈，东子妈伸手拍拍母猪，已经有了皱纹的脸上带出了一丝微笑。母猪开始用力，松软肥大的肚子往一块儿挤，露着老皮的脊背显得有些弓了，嘴里再一次发出了哼哼声。

里屋传出了一阵悦耳的手机铃声，母猪一使劲，一个带着黑色斑点的白色小猪从母猪的臀部出溜到地上，在杂草中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明显四条腿发软，站一下倒了，就开始努力，母猪回了头看看，嘴里发出一声“哼哼”。



“东子，小猪生出来了。”

“真的？”随着声音，衣着光鲜许多的东子从里屋跑了出来，手里还在拿着一部黑色的手机。可母猪看了一眼刚来到的人，眼神里带着明显的敌意，东子妈再一次拍拍母猪的头。

“真可爱。”蹲在旁边的东子接着说：“妈，它能生几个？”

“不知道。”

“要是多生几个就好了，多卖点儿钱。”

“少不了，你看它的肚子多大。”

“妈，它站起来了。”

带着黑色斑点的小猪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正蹒跚着费力地开始了它一生中第一次恐怕也是最艰难的一次跋涉，它走几步跌倒，挣扎着爬起来再走，嘴里不断地发出细微的叫声。很明显，它是想绕过母猪的后腿向母猪的奶头前进，短短的一段距离走得竟是那样的艰难。

“妈，你怎么不帮帮它？”

“千万不要。”

“怎么了？”

“它是在练着站起来，练着自己走路，再说，你一摸它大猪就不干了，要当心大猪咬人。”

“啊！”

又是一阵清脆的手机铃声，东子看看手机，东子妈也看看，但没有惊动正闭着眼的母猪。

“你怎么不接？是谁来的电话？”

“不是电话，是短信，都是同学们，过年前的问候。”

“哦。”

经过努力的小猪终于找到了奶头，先是用略显细小的尖嘴拱着，并不间断地发出“吱吱”的叫声，当选准了一个奶头后才吸吮起来。母猪睁开眼看着，嘴里也发出了哼哼声，但却无法分出那是痛苦还是幸福的哼哼。一会儿，母猪又开始使劲，四条腿伸直了蹬地上的土。

“东子，你去烧上一壶水，等一会儿它生完了让它吃点儿热乎的。”

“好的。”

又一个纯白色的小猪从母猪的臀部摔落在地上，挣扎着，发出“吱吱”的叫声。东子把一大壶水放在炉子上回到了里屋，水壶外边淌下的水落在炉子顶上冒着热气。

能生几个？东子妈在想。要是生十几个就好了，开春儿的时候小猪长大了能



卖三四千,加上四亩地的花生,还有上半年那窝小猪钱,东子一年的学费用不了,这个年就可以留下四五百好好的过过,给东子添两件像样的衣服,再买双皮鞋,到集上捡瘦一点儿的肉买三斤,吃饺子的有了,做菜的也有了,再有富余就买挂鞭炮,也响动响动。这年呐,打东子他爹不要她们了还真没个响动呢,看看东子的大学就要上出来,怕是快要熬出了头。

七个了,三个纯白色的,四个带黑斑的,都在一拱一拱地吃奶。你说它怎么一生下来连眼都睁不开就找得到奶?

屋里又传出了手机的铃声。对了,看东子那么喜欢手机的样子,要是不太贵的话等卖了猪给他买一部,那天问东子拿的谁的手机,东子说是借的,为什么借人家这么贵的东西?多生几个小猪吧,咱就有了给东子买手机的钱了。

水壶的盖子发出了“叮当叮当”的响声,水开了,东子又跑出来把水壶挪开,再蹲下来看小猪。

“妈,你怎么让它在屋里生?多味儿呀。”

“这是冬天,要是在猪圈里,还不把小猪都冻死?”

“可这猪在屋里拉尿也够受的。”

“你看到母猪在屋里拉了?多晚它也要出去拉尿,就是要给它开门。”

“真的?”东子睁大了眼,发现母亲的一只手正抚在母猪的头上,母猪许是累了,两只眼都闭着。

又是一只小猪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是第十三只了,东子妈的脸上带上了笑容。

“妈,这是第十三只了。”

“是的,这下你一年的学费够了,等开春卖了小猪还能给你买个手机。”

“真的?”

“真的。”

东子看看拿在手里的手机,翻开盖又合上。

“借的谁的?”

“同学的。”

“不是你爹给的?”

“妈——”,东子低下了头,东子妈也低下了头。

“东子,做人要有志气,妈养得起你。”

“妈,我知道。”

“送回去!”

“是。”

母猪生下了最后的一团脏物,挣扎着站起来,小心地离开小猪。于是,小猪们

